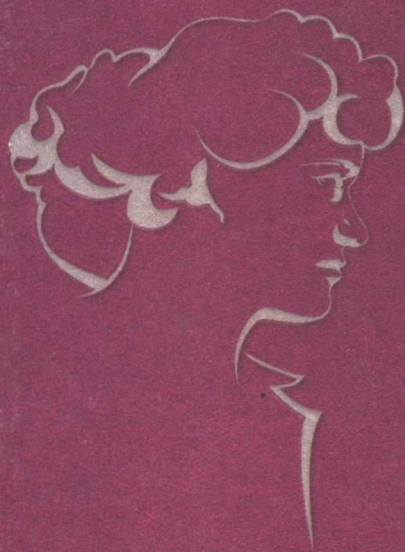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
生命之友

[法] 斯蒂芬·米肖 著

刘阳 蔡宏宁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00427644-6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 生命之友

[法] 斯蒂芬·米肖 著

刘阳 蔡宏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ou Andreas-Salomè: l'alliée de la vie

By Stéphane Michaud

©Éditions du seuil, mars 2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生命之友/(法)米肖著;刘阳,蔡宏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主编:许钧)

ISBN 7-5633-4249-4

I.露… II.①米…②刘…③蔡… III.萨乐美(1861~1937)—传记 IV.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222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071051)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20千字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这位女子善于发现的是多么辉煌的事物，她在与人和书适时相遇时获得怎样的好处！她的理解力是一个奇迹，对爱的理解使她英勇顽强地穿透最热烈的奥秘，这些奥秘不是给她造成痛苦，而是以其清纯的光芒照耀着她。我们最初的相遇，追溯到多年以前，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我当时不认识，也一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她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生活，并且在甜蜜和恐惧中，善于认识一种独一无二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会掩饰自己，但它在扼杀时也不断地希望给予。

——里尔克致图尔和塔克西斯的玛丽亚

1913年7月29日

前 言

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这个通过文学、电影、精神分析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似乎为人熟知。可是,根据最近接触到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将要发现,这位女子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她是一个性格多样并充满矛盾的女人。读者将会确证,她的可塑的真实性是否比很早就包围着她的传奇之光辉叙说得更为热烈。这位女作家活着时经常沉默寡言。她已去世六十年,但这并没有促使她销声匿迹,反而为她树立起更加坚固的影响。一项关于她的成功考察的结果已经近似于可以形成有关她的自传和著作了。露的一生在时空之经纬上尤其与思想家或诗人如尼采^①、里尔克^②、弗洛伊德^③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并且十分牢固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直接忍受包围着这几位巨人的禁令。任何企图获得有关他们信息的愿望都与一个不愿接受的事实相抵触:这是家庭的秘密,禁止别人知晓!尼采的妹妹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卫,以便推出她自己的有关哲学家尼采的传记和著作;里尔克的后代同样固执地捍卫资料档案的不可泄密性。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主要代表之一。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译注

②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图像集》、《祈祷书》、《杜伊诺哀歌》、《献致俄尔浦斯的十四行诗》,对20世纪西方现代诗有很大的影响。——译注

③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译注

露的第一个遗嘱执行人和出版者恩斯特·普菲弗，她的旧日朋友，在他人涉及他的偶像时也极为愤怒。无论这些人的研究如何——人们对出版已近四十年的普菲弗的版本和美国人佩特斯出版的有关传记^①保持着特殊的关注——前面的工作也只是建立在一部分的信息之上。

但是，这种局限到此为止。多萝特·普菲弗夫人，拥有大量关于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的资料，拥有她的大部分著作的所有权，她慷慨地向我公开了她所拥有的资料，同意我自由地利用它们。这种允许很快扩展到我可以自由地利用我走遍全世界所见到的一切材料，这为我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之路。多年的探索允许我获得到目前为止被忽视的一系列文本和手稿。一些事实、一些人名必须确认，同时要确保不会对众多著名的当事人之中任何人的回忆产生不恭，他们或近或远地与这个最坚定地探索我们的现代性的人在路上交错而过。我与多萝特·普菲弗达成默契的惟一限制就是，不要因过长的引文而有损于未出版材料的未来出版。本传记即将和目前尚未出版的露的另一本小说《朱塔》在同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它们见证了这一长期诚信合作的新时期。作品以其多种形式（小说、精神分析著作、日记和通信）逐步到达我们的手中，允许在近十年里实现露幻想而未能实现的愿望：她的全集的出版。本传记在勾画出全集结构的同时奠定了全集的基础。

我在很大程度上也利用了开放的弗洛伊德的档案和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最新出版物，即在此之前被删改和掩盖的通信集的全本。它们的相互交叉揭开了这位女子的许多未知面貌，她曾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最忠诚的合作者之一。弗洛伊

^① H.F.佩特斯，《我的姊妹，我的伴侣》，纽约，1962年（法文版，列奥·拉克译，加利玛出版社，1967年，多次再版）。

德与弗里斯(1985)、费伦齐(1992年及以后)、琼斯(1995)的通信全集出版后,接着将出版的有他与艾丁根、兰克来往的通信全集,还有1912年形成的秘密会议成员的会员通讯等。露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的绝妙通信很快将公之于世,其中包含一些透露出她们有一种更亲密关系的信件。英格·韦伯和达丽亚·罗特正在准备出版它,他们表示了与众不同的、完全友善的慷慨:经他们同意,多萝特·普菲弗按我的建议誊印了通信集的副本,这是一部囊括四分之一世纪的四百多部文献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将由格丁根的瓦尔斯泰因出版社出版)是划时代的。英格·韦伯为我澄清了一些疑难之处。英格博格·梅耶·帕美多夫人对弗洛伊德及其女儿安娜的通信做了同样的工作,她基本上校正了文本,预定由法兰克福的费歇出版社负责出版。^①我从这两部即将出版的作品中确实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教益,我同样热忱地感谢它们的编者。我将有步骤地将这些送交到出版社,通信集中的每一部都将出版,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及其家人的信。我感谢马克·佩特松先生及其助手,弗洛伊德作品的代理人,同意我使用这些文献并简短地引用它们。

我无法列举所有研究者、档案负责人、图书收藏者和朋友们的名字,他们支持我复活了一个命运如此奇特、如此引人注目的女子。他们辗转在德国和欧洲以外,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维也纳到耶路撒冷的涵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愿他们在此接受我的谢意。他们的帮助有时是临时的,更多则是长期的,对我来说均

^① 所有这些信件正准备出版:《弗洛伊德与兰克》,恩斯特·法尔兹德编,吉埃森,心理社会出版社(法文版,卡尔曼—列维出版社);《弗洛伊德与艾丁根》,米歇尔·施罗特编;《通信集》,达格马与根特·齐梅尔,图宾根,迪斯科尔出版社;《露与安娜·弗洛伊德》,达丽亚·罗特与英格·韦伯编,格丁根,瓦尔斯泰因;《安娜·弗洛伊德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英格博格·梅耶·帕美多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费歇出版社。

弥足珍贵。^①

柏林的佩特·布鲁克梅尔、巴黎的马克斯·米尔纳和克里斯蒂娜·安米尔纳，他们是在本书的写作进程中最富启发性的合作者。马克斯·米尔纳友善地读了本书的初稿，让我利用了他提请我注意之处的建议。埃夫琳·卡莎德希望这是一部传记，她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指导者，伴随着我的写作进程，耐心等待，然后在她主持指导的丛书中接受了本书。

① 我受到不少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便利的接待。我特别要提出伯尔尼瑞士国家图书馆弗兰西斯卡·科尔普、罗丝维达·沃尔科普及其魏玛小组几位夫人，伦敦弗洛伊德之家主任米歇尔·莫尔纳，马尔巴赫的乌利希·奥托及其小组成员，美因茨联邦档案馆的格奥尔格·皮克罗，格丁根的海尔穆·罗赫尔芬，基尔的儒尔根·赞德。一些研究者向我打开了俄罗斯世界：巴黎的多米尼克·里奇腾汗，圣彼得堡的尼古拉科帕内夫与康斯坦丁·阿扎多夫斯基；莫斯科的奥尔嘉·格林伯格指明了我忽略的材料。伊莎贝尔·蒙斯在巴黎第三大学完成了有关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的博士论文，向我指出了一些被遗忘的文本。那些认识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的后人或者有关权利所有者、收藏家给了我慷慨的接待：默德灵（低地奥地利）的格尔多·哈塞巴赫夫人，汉堡的阿尔穆特·穆曾贝歇夫人，格丁根的君特·帕兹伊格夫人，巴登（低地奥地利）的威尔弗里德·施尔先生。巴黎的朱迪特·杜邦为我开放了她珍贵的档案，为我提供了露给费伦齐的三封信，允许我看到了正在完成的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通信集最后几卷的材料。

目 录

前言	(1)
一、在伏尔加河平滑如镜的水面上	(1)
二、北方商人和南方公证人	(10)
三、冯·萨乐美“将军”，被崇拜的父亲	(21)
四、吉洛特，人一神	(27)
五、精神三位一体的乌托邦	(39)
六、兄弟的世界	(65)
七、安德烈亚斯，沙漠王子	(79)
八、春之歌	(91)
九、欧洲都城	(105)
十、新邂逅，新发现	(122)
十一、里尔克，孩子般的君王	(139)
十二、她说：脱缰了	(167)
十三、扎根与漂泊	(193)
十四、弗洛伊德的三次笑	(220)
十五、精神分析与写作，两团同炉之火	(241)
十六、父亲身边的两个女儿	(252)
十七、地下泉流涌动	(286)
十八、回忆的光芒	(298)

一、在伏尔加河平滑如镜的水面上

汽轮在河面上行驶。6月的灿烂阳光之下，“亚历山大·内夫斯基”号在伏尔加河中游缓缓地、平稳地溯流而上。这是一艘有双层甲板的优雅客轮，正以它那巨大的水轮将三个客舱的旅客带向新的一天。聚在船尾的是一群身穿各色服装的旅客，他们很少待在自己简陋的客舱内，那里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公务员和生意人把家人安顿在二等舱内，旁边就是烟雾弥漫的餐厅；上流社会的人则占据了头等舱内舒适的客房及豪华的客厅。客轮以一个中世纪王爷的名字命名，据说就是这位传奇英雄赶跑了瑞典入侵者。事实上，客轮气度不凡，在某些如大海一般宽阔的河段，它随着河水的波动而行驶，城市和风景迎面而来——或者不如说，作为谨慎的客人，它分享了大河两岸生机勃勃的生活。

客轮离开萨拉托夫已经两天了。萨拉托夫是南方平原的外省大都会，在莫斯科东南大约七百公里处。绕过北方的海的岬角，它前一天就把外省的另一个首府萨马拉抛在身后。作为新工业的象征，工厂高大的烟囱竖立在萨马拉城市的两头，以其刚劲衬托着钟楼的华丽；古老教堂在空中展示它们的圆屋顶和葱形屋顶，这些梦幻般的轮廓，这些会合的弧线，交相辉映，五彩缤纷，金碧辉煌，上面托起同样细长的十字架，直刺云霄。在市中心的高地上，东方拜占庭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并肩矗立——天空是否想访问大地呢？这里的工业在古老的信仰

面前臣服了，因为东正教的庄严气氛包围着整个生活，不管那是王侯的还是平民的，一切都与河流的恢弘气度相统一。

不知不觉，客轮已经远离了萨马拉。伏尔加河从此处进入了树木葱茏的丘陵地带和树影稀疏、色彩斑斓的大草原。牛马离开它们过冬的牲口棚，在村庄周围三三两两地吃着草；村庄里则散落着木筋墙和茅草屋顶搭建的农人的小木屋。虽然听不见马儿拖着四轮大车奔跑时欢腾的铃声，也无法有节奏而又不受拘束地幻想那些蓝色或绿色的屋顶，以及有着白色轮廓的乡村教堂和寺院。但是，大地，天空，河水，旋涡状的云彩，河上的波浪，高低起伏的草场，这一切融合成了一种流动的旋律。

时间静止了吗？它狂热的、漫无目的的波动休止了。一位旅客，只要他来自西方，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浩瀚的伏尔加河啊，它那慈母一般的河水哺育着，抚慰着，与其说是在流动，不如说静止不动，从而成为一曲对简朴、对日常生活的颂歌。

甲板上，一位女游客心醉神迷于这片风景。这就是她自己的国家。尽管她第一次发现此地，她仍然觉得像在她的祖国一样受到接待。她是否愿意相信她的位置永远在这里，而不考虑行驶着的客轮将她从一站带到另一站的事实呢？年轻的时候，她一直以纤巧的女骑士身材引人注目。这位少妇此后舍弃了扣得紧紧的紧身衣和贴身衣裙。她穿着色彩模糊的乡下人套装中的一件罩衫。一个深白的襟饰使她的面容光彩照人，更显出脸部的匀称，特别是嘴和鼻子的优美线条和弯弯的眉毛下蓝色的大眼睛。浓密的褐色头发天然拳曲，以紧紧的发结绾住，显出宽大的前额。明亮的目光透露出她那始终警醒着的精明，一种坚毅的愿望，一个目标明确的生活计划。她的目光稍稍变得柔和了。这位三十九岁的德国女子，知名且广受欢迎的作家，以她的笔和爱情而出名的卓越女子，在柏林和维也纳，在巴黎和她的故

乡彼得堡^①，第一次感到了轻松。她会屈从于比她更强大的力量吗？一种原初的和谐将她唤回现实，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相信这种和谐。各种元素、各种人和物都在和她说话，这些浑厚的声音萦回旋绕，又把她带回到自己的童年，带回到生命的源头。从今以后，无论她的行程如何，总有一位母亲以慷慨的耐心永远等待着她。

这位年轻女子在彼得堡世界性的豪华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她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个令人覬覦的皇家私人顾问的职位，于是她的生活与皇室宫廷有了直接的联系。那时，他们一家正在隆加斯区避暑，那儿离首都北部的喷泉城市彼得霍夫的沙皇夏季行宫不远，她已经从俄国认识了惬意生活的辉煌、芬兰湾的森林和湖泊。深邃的俄罗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陌生的，但是她曾听她的乳娘和为她父母效劳的众多随从中的几个俄罗斯仆人谈过它，并利用在外省偶尔的旅行机会也曾见过它。由于全家在瑞士或在威斯巴登度假，慈母般的德国对她来说显得更加亲切。自那以后，她每年都会返回故城，返回娘家，这对她来说乃是加强一种基本的联系。同样，与首都文艺圈的接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对一个城市的幻想，普希金^②已经揭示出这个城市是一个对西方开放的窗口。与之相反，在文明的斯拉夫之根和它的平民现实中，与俄罗斯重逢的模糊计划逐渐坚定，一个在伏尔加河旅行的愿望在上一年被确定下来。1900年，沿河溯流而上，露最亲密地与它相逢。温和年代的俄罗斯具体化了，它除去了诱惑和幻想，又一次征服了它的孩子；她相信，这一切

① 彼得堡：又称圣彼得堡，1914年到1924年称为彼得格勒，1924年到1991年称为列宁格勒。

② 普希金(1799—1837)：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译注

向她敞开着的都是事物的内部本质。

伏尔加河的平静水面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奇妙景致都诉说着更多的东西。它重新激发了童年沐浴于其中的人的幸福感。可是,成年人能够不冒风险地重作小女孩的惊人选择吗?她决定深思一番,创造一个被亲切和宽容的父亲—上帝统治的顺从自己愿望的世界。我们的女游客,尼采的最初几个弟子和注释者之一,曾一度伴随尼采的行程。她所崇尚的人道对她来说是永恒的,她看见它就存在于最谦卑的人群中。易卜生^①的这位仰慕者赞赏托尔斯泰^②的智慧,几个星期前她拜访过他。“我们的小妈妈伏尔加河”,如同俄国人热情地称呼那样,呼唤这个“路易莎·古斯塔沃夫娜”回到她的源头。她十七岁时为她的第一个情人荷兰牧师吉洛特着想,把她的姓“路易丝”改成“露”,因为昵称“廖莉亚”的俄语发音对她的男友来说是很难发出的。这种改变包含着一种意义,即排斥她的个性,即她从那时起认识到的“非俄国化”的俄国成分的含义。这位年轻女子从这个年龄起赢得了她的自由,开辟了她的道路,这是以一种痛苦、以一种力量为代价的。她十九岁去苏黎世,以便在那里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定居柏林,这只不过完成了要求调整的一次重大行动。

各种不协调似乎在这里缓和下来:伏尔加河平静、宏大,从久远的年代走来,摇曳着它的孩子。它像母亲一样对孩子讲话,它有母亲的耐心,有永不枯竭的爱。这种柔情不接纳任何第三者: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和她自己相约。这种幸福奇迹般呈现在她面前,这是她旅行几个月,离开她在柏林的家几千里远

① 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主要作品有《社会之柱》、《玩偶之家》。——译注

②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译注

之后获赠的礼物。

她自己感到受人欢迎、为人熟知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呢？那里需要某种雄浑，但不要太多，只需要某种让你惊异但不会感到压抑的东西。日记至少引用了三个例证：克里姆林宫里像衣服一样笼罩着你的宽大的特雷姆宫；居住之初参观的这座神圣城堡里伊凡·维里奇钟楼的庄严大钟；或者还有伏尔加河的中游。巨大的建筑、高昂的热情，还有绚丽的风景，开辟了治愈创伤并使其显示出美化价值的调解之路。悠闲打开了眼界，激发了语言。写作是隐秘的，一直向前延伸到光芒四射的内心世界。文学风格教程和文学模式是无益的，因此，她既不关心居斯蒂纳^①，也不关心勒鲁瓦—波里欧^②。当那些文学旅游者描写异国风情的时候，我们的女流浪者穿过她自己的国家。她并没有在或多或少一直作为营养学方面的杂志上刊登文章公开经验，她的目的在于真实地面对自己。文字构成地震仪：它记录着深刻的运动。

幸福意味着一种开放形式，可是女游客沉醉于何种“无限”之中呢？她在俄国到处遇到的上帝都有圣像黑黝黝的阴郁面容。它并不是任何教堂的面容。作为没有任何想像性投射的形象，上帝会消融为一种不确定的、抓不住的现实。大自然如上帝一样，有着诉说儿时梦幻的隐秘能力。同样，到此时为止，作为生活基础的压力也能借助一种运动使上帝受到欢迎，只不过人们难以确定这种运动。在平静的水面照见自己，将会在日后的全部生活和作品中引起反响，这并没有除去最后的阻碍，而是表明了一种迷惑。这种迷惑建立在既分开又联系的事物上，即性和个人意识的畏惧上。

① 居斯蒂纳(1740—1793)：法国元帅。——译注

② 勒鲁瓦—波里欧(1843—1916)：法国经济学家。——译注

因此，与她的源头相关的“自我”所证明的“富足”造就了一个直接的受害者：里尔克，旅行的伙伴，长期以来选定进行一次精心准备的旅行的情人。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脆弱的诗人，这个跟随她去俄罗斯的又一个弗朗索瓦·达西斯^①，努力收获大量的“图像”，以便在分析整理中赞扬一种辉煌的人道。这个“孩子”，这个“兄弟”，这个“情人”，用神话时代的三种身份未明的语言来说，从她的意识领域消失了。他在这样的光辉面前黯然失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耗殆尽。露比他大十四岁，但三年前与诗人在慕尼黑相遇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了。她有过称赞此人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她认为，他是表现了一种灵与肉的和谐的第一人。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的自恋，她的沉迷于“无限”，都需要个体的牺牲。她忘记了激情、现存的联系和前所未有的协调，在这种协调结束时，她曾打算给从儿时起就被掠夺的布拉格诗人一个国家，一个童年时代——她自己的俄罗斯种族。她要以它们的活力来滋养被判入灵薄狱^②的诗人，因为他不会重新开辟从前被侵占的道路。露的形象被河水映照，与森林和这个宇宙镜子中映照的自然相关联，如同在古代的传奇中一样，使她的男伴黯然失色。平静的水面抹去了他人，使他遭受被纳喀索斯^③轻视的回声女神所经历的厄运。再过几个小时，女游客将与这个笑声爽朗的人分席而睡，他尽管年轻，却具有那般的阳刚气质。几个星期前，在复活节，她曾与他手挽手走遍莫斯科。她马上就会把他丢在彼得堡的图书馆，只身走自己的路。当她在芬兰湾的

① 弗朗索瓦·达西斯(1181?—1206):意大利修士,方济各会创始人。——译注

② 灵薄狱:天主教、东正教教义中指人死后暂时受苦炼净罪过之地,罪过炼净便可进入天堂。——译注

③ 纳喀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死后变为水仙花。——译注

河岸边滞留时，里尔克的急切，他的催促来信，对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回到德国后，她没有在日记中记载，12月31日，她作了不可挽回的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与里尔克分手。

她的丈夫安德烈亚斯，她将其姓氏与她的闺名并列的人，没有被人描述，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公正行为。在这些年中，在良知的真正法庭，纯粹形式但从未实现的，她已应允近十年的婚姻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露在这些使她想到家庭的工作习惯之外，重新获得她的自由，可以有任何奇遇。可是，舍弃里尔克流露了一种冷峻：这位女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她那里，回归自我的道路无疑经过了与拍档的告别。在最初的赞叹后，里尔克自己也像寄生虫一样生活。他被不安所袭扰，情人也不能把他拯救出来，这种不安使露害怕他完全发狂。其中加入一个冷酷的信息：爱不会持久。情人立刻变成了多余人，露疏远了他。在吉洛特和尼采之后，里尔克自己加入了她无法从一而终而留在路上的那些人的名单。忠于记忆，这是一点不假的，可是她永远不知道人与人的持久联系。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仍然需要这种性格特征。

中年时，这位不屈不挠的女子就献身于人类和精神的最边缘的发现，这些发现在她身上打开了未开发的领地。我们愿意在这里重新追溯这位女子的道路，尽可能地抓住她的隐秘个性。“燃烧的荆棘”，里尔克在1912年这样谈到她。确实，燃烧的个性，并没有与她情愿增加的形象混淆（为了更好地吸引男性的目光），在她自己的熔炉中吸收了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也就在这个时代，卡夫卡^①坚决否认他的朋友和年轻崇拜者古斯塔夫·雅鲁赫在一次谈话中应用的形象。他大怒道：“我不是燃烧的荆

^① 卡夫卡(1883—1924)：用德语写作的捷克作家。主要作品有《变形记》、《城堡》。——译注

棘！”他受的打击太沉重，配不上《圣经》中的上帝给永生者的隐喻。我们永远不知道露是否清楚这个字眼，她的粗暴摧毁了她的情人（她随后向诗人表示了某种神奇的理解），也不知道她是否会提出反对意见。假如她的回答是沉默，那么，这种沉默就表明她的冷漠。弗洛伊德虽然爱她、尊敬她，但必然有一天会指责她的这种冷漠：露在自己引起的激情中并不燃烧，而她的伙伴却消耗殆尽。

借用通信集中的形象，生命本身是在盛夏的叶汁下开放的一簇花。她继续说，我们情愿有六只手，以便陶醉地浸入其中，采摘大量小树枝。这个愿望表明一个朝生活扑去的人的轻率。它表现为企图逃脱人类的限制，逃脱它们之间的第一个限制，即压抑灵魂冲动的身体。其余部分差不多掩盖着一种潜伏的愿望，如一首青春诗所说：女人，假如生活不再向她呈现欢乐，她就会立刻给自己招来痛苦。燃烧的荆棘？诗人的直觉在《圣经》的隐喻中抓住了几分露的奥秘。同样，传记作家不会不知道标志着女主人公肖像和她所集中的问题的中断和烈度。作为旅行家、散文家、精神分析学家，她敢于正视人的多样性。可以肯定，她更喜欢流浪，哪怕处于弗洛伊德绳索的尽头。我们想重建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真实，对她的同时代人来说，有如谜一般，通常不同于回忆录事后陈述的温和表述。这种真实如此奇特，以至于她一直留在她交错而过、即使相遇极为短暂的那些人的回忆中。

这种生命活力使她兴奋，露·安德烈亚斯—萨乐美，只是在她1931年题献给弗洛伊德的小册子中才提供了最美丽的形象，她在这本书中谈到地下泉流涌动时精神分析所带来的新生。的确，我们刚刚看见了，这些暗流卷入了混合着古老成分的波浪。在露看来，幸福往往疏离那些抵制幸福或将幸福与人分开的因